

松花江上
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安升街轶事

雷子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安升街轶事

雷 子 /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升街轶事/雷子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

ISBN 978-7-5153-0768-8

I. ①安…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110 号

责任编辑: 程黛眉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21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4.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 第一章 古玩城买石头 /1
- 第二章 安升街之再回首 /15
- 第三章 花生米其人其事 /20
- 第四章 安升街之一探究竟 /26
- 第五章 专买旧衣服穿的燕姐 /29
- 第六章 五块钱卖出的象牙笔筒 /40
- 第七章 乔迁安升街 /49
- 第八章 牙哥和他的皮球花碗 /76
- 第九章 胖大海 /90
- 第十章 卖鱼人老霍 /110
- 第十一章 一块钱能买什么 /130
- 第十二章 麻杆说：贼好看 /148
- 第十三章 迷糊之死 /162
- 第十四章 少年与雀鹰 /178
- 第十五章 埋汰婶 /194
- 第十六章 安升街达人 /215
- 第十七章 芊芊 /237
- 第十八章 老无所依 /258
- 第十九章 修脚匠的春天 /287
- 第二十章 宣德炉——女巫胯下的笄帚 /320
- 后记 /349

第一章 古玩城买石头

2010年春节过后。

某日上午，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从香坊始发的204路大汽，一路颠簸近五十九分钟，在满车冻得龇牙咧嘴、腿酸脚麻的乘客们的不断怨骂声中“气喘如牛”地停靠在道外北三道街站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生生被一老者抢去座位标板溜直站立十九站地的我。

在北三下车后，往回走穿过北二道街，躲过那些离了歪斜装满货物的大卡车，搓着收缩成鸡爪子状的双手，站在哈药古玩城楼门前。

哈药古玩城，绝不是最早开设在冰城经营古董字画的场所，但它现而今一定是最火的，在黑龙江乃至东北三省！

一个作药企业，把个古玩城搞得如火如荼上哪说理去？而且还多元化发展到数码、干洗等领域，真不务正业。

今年冬季，冷得真不是人，冷得透，冷得决绝！

天幕下，空气凝住，时间仿佛在瞬间定格成永恒。一根根垂挂在顶楼沿的大冰溜子，一片片白花花耀人眼目的银光素裹，偶尔也会在无限美妙遐思中令人胆寒。

不是吓唬你，真有让坠下的冰溜子穿颅而亡之人。

人的命，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经风雪！

“人的命天注定”这句话也不知是哪位先人说的。

冬季，就这样无奈地，被寒冷伸出的巨爪拉长。

东北的寒冷，造就出许多不朽民间谚语，如四大怪：

大姑娘叼烟袋，窗户纸糊在外，穿皮袄毛朝外，养个孩子吊起来。

又如：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狗。

再如：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崩爆米花……

这些都在表述东北的冷寂。

反正在我所经历的四十几年当中，今年冬季，执寒冷之翘楚！

就是这样的冷天，就在这样让人肛门不住紧缩、头颅最大限度压进脖腔的日子里，楼门前居然也摆着十几个古董摊位，那货叫一个全：

瓷器、青铜器、高古玉器。

牙雕、竹木雕、古钱币。

鸡血石、田黄石、翡翠原石。

清明上河图、唐寅仕女图外加齐白石大虾图，图图辉映。

龚春壶、大彬壶、天鸡壶，壶壶 PK。

我蹲在一个货相对比较少的摊位前看一只笔洗，翻过来掉过去地摆弄，手抓得很牢，别看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可一旦失手就有可能变成真的。

“老东西。”摊主用看不清颜色的手，指着笔洗道。

“老到什么程度呢？”我把笔洗小心翼翼地摆放到原来位置。

“宋朝的！北宋、南宋搞不清，你要是诚心想要，也不在乎差的那点时间段吧？”摊主满嘴锦州口音。

仔细打量他一眼感觉眼熟，像是在热播的乡村爱情剧里见过，群众演员？

“你是说，这没准是宋汝窑笔洗？”太冷，我有点坚持不住，站起身。

“你是行家啊！看出来了！这东西在我爷爷手里多少年？说是狄青和岳飞都用它涮过笔，他老人家喝酒耍钱把我奶奶都卖掉也没舍得卖它，你说金戈铁马留到今天容易吗？看这器形、开片、芝麻钉，真正香灰胎鱼鳞片，再看这青色跟天一样色儿不？阴天！”真难为此爷，大冷天嘴角都白话出沫子，他抬头看天时露出满脖子黑皱。

“多少钱？”

“三百。”

我转身就走。

“别呀，你还个价？”摊主一把薅住我。突如其来的力道吓我一跳。

“十块。”

抓在衣袖上的黑手缓缓松开。

听见摊主小声地骂一句，用方言骂的没太听清。

“对了，你奶奶是在没过门时被你爷爷卖的吧？”我道。

“对呀，你咋知道？不对，我操。”他拍着脑袋。

我笑着拉开楼门。在发笑的刹那间，忘记寒冷。

人多，人真多！

在外面隔着挂满霜花的加厚玻璃，根本看不清里面状况。放眼望去，麻压压、一簇簇人流，脚跟脚让你挪不开步，这还只是一层楼。

掏出手机一瞅，果不其然：周六。

这日子过得，各位看官中也有很多与在下同有浑浑噩噩毫无时间概念者吧？究其何因？吾乃自由职业者，尔等同乎？

我呸！闲人一个！

摇摇被人群晃得更加迷糊的脑袋，使劲揉揉涩涩的眼睛，手还是没缓过劲来，麻麻的，摇动起来不太像是自己身上的物件。

也闹不准是酒精作怪，最近手总麻，后脖颈也梆老硬，脑神经滋溜滋溜地痛，有时心脏也跟着一起抓挠、弹跳。

这年龄段太多脑梗者，嗜酒者居多，加上家庭、事业双重打压，小可终难逃此劫！

头一疼就恨上刘德彪，他是个见酒不要命之人，昨晚抽疯状逼迫我干杯。

德彪，何许人也？多年一个穷哥们儿，我穷了富、富了穷地一直赖在我影子里，风刮不去，雨淋不走，打个喷嚏或放个响屁，他都会直接成为第一受害者，要是把我俩的关系硬往发小上贴乎也中。

他本名刘德全，原本粮库一电工。后来粮库在大耗子、小耗子、中国耗子、外国耗子、混血杂毛耗子相互勾结、大肆盗食后最终倒闭，被一大批发商城收购，他也就嫁鸡随鸡混进商城变电所，一趴二十来年。

他脾气秉性和马大帅中的范德彪足有一拼，也确实确实干过几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光彩事，令我快马加鞭，把他名字中的“全”字换成“彪”。

大前天，德彪三姐打来电话，说德彪用整壶开水褪鸡毛一样把她浇个透，此刻她正在医院。医生说多亏是隔夜水，加之暖壶不太保温，否则三

姐就废掉。

问三姐为何？三姐说是因为她的婚姻家事。三姐要我找德彪谈谈，总这样下去，她怕亲弟弟有天嫌水温不够把自己放锅里煮。

没办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德彪手机不在服务区内，只能登门造访。

一进门，见德彪手里拎着个橡胶水管往坐便器里放水，说是室内温度不够。

我说不是有投诉电话吗？雷啊！

他说雷个屁，私自把老式暖气片改成地热式供暖，压力不同步所以水拱不上来，那还热个屁？

“你妈呢？”我往里屋探下身。

“去医院啦。”德彪关闭地热管路阀门卸下水管把我让到里屋。

里外都一个温度，能有个十二三度就不错。

“老太太病啦，在哪家医院？我去看看。”我明知故问。

德彪倒不瞒我，把开水烫三姐之事一五一十讲个明白，让人听起来也确实有些气愤。

“咋说也是你亲姐，以后可别这么干，实在不行用凉水泼。对象问题怎么样？赶紧成个家，一天到晚净狗拿耗子管别人家闲事，你没发现自己性格有分裂迹象吗？”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我也不忍深说。

算啦，这么多年说也白说，剩男和剩女都一个熊色儿，多少有些神经。我站起身要走。

“都来了，喝点再走，菜是现成的，我打电话让楼下仓买送啤酒上来。”不管我同不同意，他老人家电话已打过去，而且一要就是二十瓶。

没办法，舍命陪彪哥吧。

第十瓶啤酒见底之时，德彪操着其特有的单田芳老师嗓音，跟我讲他一个要好哥们儿在哈药古玩城开间古董店的事，他知道我喜欢一些小玩意儿。

“不行你也开一个，听说暴利！”德彪双手各持一瓶啤酒相互交替一别，砰一声开启。

德彪单位，离哈药古玩城只有五分钟路程，放屁工夫就到。他没事总

往那跑，虽然他任吗不懂也任吗不买，可能混着酒。他哥们儿不是在那开店嘛，他就过去帮忙换根灯管、接股电线。一来二去，古玩城里开店做买卖的都让他给混熟，谁家在上边有个疑难杂症他是随传随到。就北三道街附近那些经营几十年的特色小酒馆，让彪哥轮个遍。什么张飞家鱼头、二嫂家扒肉、春兰家鸡、老邵家猪脑、五钢家肘子、连滨家骨架、张包铺的排骨包子、徐包铺的山东酥肉等等等等，就是个欢吃欢造。

要是说起老道外这些名小吃就算嘴里抹油，拿出周星驰炮语连珠把死人说活的本事嚼个九天十夜也说不完。

真的，有着百多年历史的道外，在哈尔滨知名度那是相当高。就像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条石，上海的黄浦江，南京、武汉的长江大桥……

为啥在哈尔滨市所辖八区十县中它名号如此之响亮？我认为是地界旺招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虽然江湖不等于黄、赌、毒，但谁又敢说它们不是绿叶，江湖不是红花哉？

一句话：道外就是哈尔滨之天桥！

古玩这行，不是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碰，没个十几二十年功夫连门都摸不着，要是瞎摸，只能摸电门。

这行里水深着呢，一要有闲、二要有钱、三要有眼、四要有胆，都憋着开张吃三年，可三年不开张也够人拉拉尿。

不过德彪也提醒我，哈药古玩城开业有小半年也当去睇一眼，备不住能趲摸个乾隆尿罐子、老佛爷抠耳勺啥的。

德彪终究没放过剩下的啤酒，我也豁出去，甩开膀胱就是个灌。

借句流行嗑：哥喝的不是酒，哥咽的是寂寞……

古玩城地摊大集只逢周六、周日才有，平时一间间精品店半开或关闭着，隔着厚重玻璃幕墙，能看到成排灰蒙蒙或亮闪闪的古董艺术品陈列在同样古色古香的货架上，个别灰尘多老厚！关闭着的透明玻璃门上贴有为陌生客人留下的联系电话，很多大货私底下走根本不用上台面。

那为何还要费其周折弄间店面呢？主体是为有个谈买卖地儿。

手麻劲过去，头还有点疼，顺时针方向旋转几下脖子，听见嘎巴嘎巴

脆响，别说还真有点霍利·菲尔德在比赛前热身的范儿。

围绕在精品间四周所摆地摊上的货大相径庭、真假难辨，只有个别摊位上出售“文革”时期的日常用品、毛主席像章、小人书之类等建国后制作的杂项类工艺美术品还略显真意。

在靠近滚梯口处摊位前我蹲下身，随手拿起一个鸡缸杯。好家伙，小鸡脑袋跟我们家养的狮子头差不多，估计这小鸡崽儿可能先天缺钙。翻过来杯底写有成化朝纪年款：大明成化年制。两行外加双方框青花楷书款。

摊主是个上年纪白白净净老妇人，说话慢声细语：“这不是成化本朝斗彩，是晚清仿制，要是喜欢价钱好商量。”

老人的语调听起来像是蔡琴的歌：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奇，我多想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却不露痕迹……”

在一楼转悠一大圈，没发现要找寻的乾隆爷尿罐子，我乘滚梯上二楼。

二楼摊位布置要比一层楼爽，爽在一个宽、一个阔。拐过一段地摊密集的长廊后眼前豁然开朗，四五百平方米见方的中心地带，用木板搭建起一尺多高平台，摊主们席地而坐表情木然。可别让他们“天使”般的外表迷惑住，这帮人插上毛比猴还精，他们就是现代版的姜太公。

古玩城有个有趣现象：

摆摊人多，逛摊人多，几千人来来回回走马灯似的出出进进，但绝无嘈杂鼎沸之感，相比其他种类集市这里要安静许多，闹中取静说的是这一亩三分地。

知道为啥不？说各怀鬼胎有些难听，但的确如此，逛摊者憋着心思捡漏，摆摊者处心积虑坐等痛宰冤大头机会到来。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拼的是知识面和心理素质。一件玩意儿，买卖双方有着同等级别认知，那就要看谁心理素质好，把对方唬住为胜者。

在这里钱都不叫钱，弄堆牛粪晒干巴插上根棍一准能当千年灵芝卖。

二楼货比较杂，不单是古玩类，很多现代旧货混杂其中，好比香蕉、苹果跟土豆撮堆卖。也有几家卖仪器仪表、电子工具、照明设备的，我看好

一支强光手电筒：金属外壳，内用充电电池，聚光度、透射性能超好。

鼓足腮帮子和摊主砍到一百块，临了还搭个钥匙链。

买者：多低价钱都嫌贵。

卖者：多高价位都说便宜。

人类爱占小便宜之通病。

二楼到三楼是一段缓台，不用坐滚梯直接走上去也没几步远，有限几级台阶两侧也摆满摊铺，多为字画、纸张、小巧的木雕把玩件类，稍重些物品如摆放在这里，一不留意碰倒再骨碌下去。

还没来得及东张西望四处扫描之时，一个人吸引住我的眼球：

男人！纯爷们！

好高的个儿！足有一米九开外。看此人，上身罩双排扣米色砸趟棉袄，下身穿黑色紧身乌皮裤，脚蹬45码军勾大皮鞋，头戴杂牌弯檐棒球帽，胸前一巴掌护心毛（我猜的），眉毛浓黑，双目无电，鼻直嘴窄，下巴颏那叫一干净。

他的摊位极其简单，没有垫布，一台硕大的老式收音机放在脚前，看到这款机子，佟铁鑫厚重的男低音鸣在耳鼓：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未了的情……”

四十几年穷蹦跶就没见过这么大、这么老旧的收音机，色黄如烧纸，播台和调音量旋钮丢失，露出俩大黑窟窿，跟孙猴子变的小庙一样。

“共军已渡过长江天险，我方节节败退。”（画外音）蒋总裁办公室里好像有这么个东西。

不对，小山似的玩意儿遮挡住一块用多层废报纸包裹的物件，从露出的一角看像是石质性东西。

“这个能看看吗？”仰头看着大个儿，手指着报纸团。

“能。”

大个儿弯腰从收音机后搬出物件，从用力程度上分析这玩意儿轻不了。打开后，一块色泽金黄，通体遍布螺母纹的石头呈现在眼前，上前掂量下，恐怕有二十几公斤。

从外形上看此石不是很具象，在大个儿的解说下，我以正确心态、正

确角度，仔细、近距离、远方位、平视角、居高临下、胡通折腾地观察一大番。

确如此君言，像蟾！并且器宇轩昂雄性特征鲜明，那派头，整个一牛蛙！

我从裤兜掏出刚买的强光手电筒，将出光口贴近金蟾一厘米处按动尾部弹簧开关，一簇强光陡然射出，立时穿透金蟾半边躯身，光晕随着手的移动在逐渐蔓延开来，此景煞是好看。

大个儿一声不吭低眼瞄着我。

“什么价？”我揣起手电筒，掏出随身携带手绢，使劲拧几下触过金蟾的手指，咋没看出这么多泥？

“四千。”大个儿无神的眼睛泛现些许贼光。

刚才透过强光看出石头的质地结构比较疏松，硬度在 6.5 左右，应是广东一带所产石英原石，外表黄色应为烟黄，内部已现晶质，色泽品相列数象形石中之上品，我水平也仅限于此，要是没猜错应为烟晶。

“贵了。”我有心想买。

收藏风气就这死德行，越是好东西越拼命往破说。砍价，需拿出杀人不眨眼的架势来。

“跟你交个实底，这块石头是十年前从西藏发回来的。说真的，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看着黄秧秧挺喜庆人。干这行才一年多，当初买时也没花几个钱，就是运费让人黑去三百多，在家放有十年，要价不多吧？你要诚心要还个价。对了，二楼有个哥们儿说挺像和田籽儿料，反正我也不懂，爱啥啥吧，这重量也值四千吧！”敢情大个儿口才丝毫不比我逊色，高人！

他是够高，生要把这块石头编排成和田籽儿料。

玉出昆仑，没错！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也保不齐在四千万年前昆仑山隆起时，在冰川切割撕裂下有个别漏网之石连滚带爬地投入到藏族人民怀抱，来一场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都没错。错的是石质完全不对，就和巩汉林技术性击倒泰森，泰森也不敢说他姥爷姓毕一个道理。

“那你能给多少钱？”才给大个儿普及两分钟玉石基础知识，他就又重

回蔫茄子状态。

“兄弟，咱俩谁大？”互相报出生辰八字。大个儿比我小一岁，其实也就几个月。

站有一会儿，腰痛劲上来，可能是胰腺炎拐带的，大个儿让我在收音机上坐下。还真稳当。

“兄弟，哥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不是多少钱问题，是观念和态度问题。这行你也门儿清，一块钱东西能给你编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雅鲁藏布江里根本不会出这种材质的石头，你现在立马要做的，是找把大铁扫帚把和田俩字从你脑袋中划拉出去化传奇为现实。东西我是真喜欢，放在玻璃案子上，下面支一射灯，老美了。听过汤潮的《美了美了》吧，他那是傻美，咱这才是真美。”手摸在金蝉背上，一丝凉沁透进心坎。

“哥，你满古玩城转转，要是能找出第二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兄弟白送给你。”大个儿面露愁苦之色。

“兄弟，哥看出来你是个实诚人，话也说到家，夏利是夏利大奔是大奔，把它放房顶上去五百年后它还是夏利，给哥一个痛快话。”我发出最后通牒。

大个儿出地摊，两件“重器”不可能随身携带，很有可能是寄放在某间精品店。这年头人情就是钱。

“一千，不能再少，今天是碰到真神，十年，算上运费一年才合七十块钱。”大个儿握住我手用力摇动两下。

他倒挺会成本核算。不能和他磨牙，必须一锤定音。

“四百块。多一分不出！”说着慢慢站起身。

我是不打算多加一分，照眼下哈尔滨市行情，这块石头卖好也就能值上个两千块，那还得说遇到好买主，山海关以里那几个直辖市也许能卖到五千大枚。

大个儿犹豫着，死老沉的家伙确实也折腾不起，但还不甘心这个价位走掉，我又加把火。

“这样吧兄弟，四百块你卖给我，就当交个朋友，以后要是有什么适当机会咱合个伙、搭个伴出去多跑跑、转转收个货伍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时间也差不多，收拾一下，咱哥俩今天有缘，北山酒馆儿小酌一番，哥请客。”

我递过去钱。打成卷的四百块直接塞进大个儿外衣口袋。

到这步田地大个儿也不好说什么，找只帆布口袋，恋恋不舍地把大金蛤蟆装进去。

北山酒馆儿正午时分，我和大个儿面对面坐在里间靠墙案桌旁，那只装有大金蛤蟆的口袋安静地趴在脚边。

桌上摆满北山特色招牌小菜：干肠、熏肚、酱豆、凉拌牛蹄筋、盐水猪爪，外加一盘油焖尖椒。

我俩来得早才有里间座，点菜当口，穿堂三间小屋已坐满酒友，要是盛夏门外面至少还要摆下二十几张桌子。

这就是道外！爷少孙子多、酒人多、下酒小菜多、喝大飞酒瓶子的多、桃花巷里野鸡多（过去）……

但唯独一样少，那就是厕所！是真少！如果按人头计算，一百个人也轮不到一个坑。

似北山这等小店几乎都没有室内厕所，那去何处放水？出小店往左拐钻大门洞进老院，院落住着几十户人家，叫一个破叫一个脏。木质明楼梯无风自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百般交错悬挂着的电线随风摇曳，就像是桃花巷中的残花败柳。

不用去找，紧起鼻子一闻顺味就到，两扇黑漆的破木板门吴老二般侧棱着、忽悠着，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开启，随时有把便者扇到茅坑里去的可能。

不分男女，只要是没人俩门随便进，解开裤子撒欢来吧。但射程一定要远，丹田气稍一松懈，垂下的尿流会把脚下污物溅到裤脚上。如果是大便另当别论，只要注意别掉进大坑眼就成。我估计大个儿蹲上去正好，个大、腿长、胯宽，安全系数高。

我说这些算酒人之中的文明人，不文明啥样？啥样？“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这句名言你装没听说过咋的？

和大个儿客套着相互把酒杯倒满，轻轻一碰酒尽杯空，抹去嘴巴子上的酒沫后我开腔道：“兄弟，咋看你也不像刚出道的样子，跟哥唠唠这块石头来由，哥懂规矩，行里不问出处，咱这不是朋友嘛！”

我夹起块蹄筋，放进大个儿面前小瓷碟中。

直觉大个儿人不错，从他喝酒的痛快劲上看，此人也“酒精”沙场。

“行了哥，别臊兄弟，我确实确实刚入此行没多久，最早在师大侧门卖文教用品，一卖七年！兄弟没别的能耐，就长一傻个儿，我是边卖货边去校园里和那帮学生打篮球。别的不敢吹，三步篮，整个师大学生、教师有一头算一头没几个能超过我。他们还送我一绰号：笔笔。跟唱歌没关系，我不是卖笔的嘛！这帮小毛孩！”大个儿像是很渴，连干两杯啤酒。

不错，有个痛快劲，我也毫不示弱闷进两杯。

这小子腿够长，坐在那里和我这一米七五个头闹个平楚。

大个儿讲，那几年光打球也没赚几个钱，孩子初中毕业考上市三中，费用老鼻子。这小子随爹长双大长腿，刚入校就进入篮球队，光靠卖点笔墨纸张啥的连球鞋也买不起！

“哥，你看过‘古玩虫’这部剧吧？”大个儿胃口还真不赖，才几杯啤酒落肚，桌面上的菜就被他消灭掉三分之一，从夹菜频率和速度上看也是苦孩子出身，常年跑外饥不择食之态尽显无余。

他说那部剧我几年前看过，说的是一个京城送煤工的儿子如何照料一个孤寡老人，为给老人看病不惜卖血换钱的事。老人祖上是个贝勒爷，到老人这代家产败得溜光没剩下几件值钱玩意儿，临终前老人把一幅王石谷晚年山水画留给他。就是这幅画改写了他人人生轨迹，让他由一个骑三轮板车、穿胡同、进小巷、吃盘红烧豆腐都算开洋荤的送煤工摇身一变，成为京城古玩行里身价千万的爷。主演是李成儒，一个不错的演员，就他买前门楼子那段真绝！解气！这人身上有股与生俱来的商贾之气，据说他没进“圈里”前已是位成功人士。

大个儿说，是因为这部剧才走进此行。古玩行门槛子低、起步资金少，给人以机会，一夜暴富的故事在行里并不少见。但关键是你要有眼力，眼力来自于学识之渊博，来自于实践中的积累，来自于时刻清醒、冷静的头脑，来自于融古贯今全方位的思维方式，来自于为人处世的态度等等等等。这些底蕴具备，那么机会和运气就至关重要。

第五次收藏热到来对大个儿是个难逢的机会（前四次收藏热依次是：北宋时期、晚明时期、康乾盛世、晚清到民国初期。如知详情请参阅马未

都说收藏——我是马老师忠实的粉条子，特喜欢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充满了睿智）。

大个儿说一年前入此行时狗屁也不通！完全是拿命不当命地去撞大运，他知道此行遍布荆棘凶险无处不在，利润与风险并存嘛。都说古玩行有贩毒的利润无贩毒之风险其实则不然，上个小当、受个小骗是家常便饭，玩儿大了，弄个倾家荡产一命呜呼，你都没地儿申冤、说理去。

大个儿说他们家五米长阳台上堆满一年多收来的古物旧货，不用找人鉴定，以他现在眼力来看全他妈是垃圾，就没一件真东西！好在入行前他给自己定了条规矩：无论什么货，管你瓷器、铜器、木器、玉器、脚气，通通按废品收。这一条不失为明智之举，让大个儿省下不少 RMB。

“弟兄，现在明白了吧，书到用时方恨少！没买几本古董鉴定方面书籍看看？”我叫服务员把桌下空酒瓶拿走，同时又叫上四瓶哈啤外加盘干肠。

没的说，北山酒馆干肠天下无双，瘦肉筋道肥肉滋润，咬到肥肉处是一咬一口水儿！

干肠就啤酒——就像拉住嫂子手。

啤酒就干肠——赛过寡妇床。

“能不看吗？家里这方面书不比新华书城少，可看不下去，太复杂！头天晚上记好好的，但到第二天一早全他妈就着牛肉板面造了。”大个儿一筷子夹起三片干肠放进口中大力地咀嚼，这小子打算奔第三盘使劲。

大个儿说这些我也深有感悟，这就跟考生进考场一个理儿，辛辛苦苦、废寝忘食、点灯熬油地发着狠拼上三年，可临近考试时脑袋里却一片空白，就跟患失忆症似的。

说到底还是基础知识储备不扎实、不牢靠。

“弟兄，哥看你卖的全是旧货，你不是说因为看‘古玩虫’才入行吗？可人家是靠古董发家，跟你不是一撇子事。”我让大个儿等会儿回答，起身去前台又加四瓶啤酒后结账。

“哥，弟兄不是被逼无奈嘛，没干这行之前信心老足啦。哥，最后四瓶，再喝就高啦，今天兄弟高兴，改天弟兄好好请你。”大个儿酒品不错，了解自身酒量。

酒这个东西能让你是人也能把你变成鬼，饮酒不醉乃英豪，就算要醉也要醉得得当、醉得得体。唉！我也是痛快痛快嘴皮子，不知道别人我他娘这辈子别指望喽，杜康误我！

大个儿原本想凭着自己那点临时抱佛脚的书本知识，走走街串串巷、跑跑乡下、蹉跎古郡名都，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一圈折腾下来，苦没少吃罪没少受，有几次还险些让人做扣绑票。遍地的雷！有的雷都埋到深山老林里（埋雷指的是带有曲折情节的设局骗钱，也就是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新做旧，等等。说道之多，情节之逼真感人，就算是宁财神可能也写不出如此绕人的剧本）。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眼力的问题。眼力不够，胆怯，胆小手怯，手一怯纵使千百次机会也会从眼前溜走，这也就是所谓的命，有时不信还真不行，真应了那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人这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和自个较劲，只会几个狗刨就想一猛子扎深海里捞刺参，结果肯定是非死即伤！

不光是大个儿，这是古玩行里普遍存在的现状，很多人在入行过程中慢慢背离初衷，大至流程是这样：收集买卖古董（指的是真品）——真假互半——专卖赝品——旧货——现代工艺品——甭管真假老新什么赚钱卖什么——最后，最终导致又一个专业收破烂者诞生。

“精辟，太精辟！哥，就是这么回事！”大个儿激动地欠起身，手按在我肩膀上，说到“辟”字时牙缝里肉丝伴着哈喇子对准我脸就是一个喷。

大个儿也不好意思，喊过服务员送来面巾纸叫我脑袋别乱动，一点点为我擦去脸上“卤”。

他不能再给我来碗面吧？

“哥，不瞒你说，我现在就一收破烂的，逮啥收啥，废铜烂铁、画册报刊、座钟手表、钱夹背篋、磁带光盘、瓷盆儿瓷碗儿、鱼竿鱼线、手机火机、相机家具、唱机唱片、水暖管线、像章酒瓶、小孩玩具、茶壶闷罐……偶尔碰到个晚清、民国时的东西，只当搂草打兔子。哥，就这么跟你说，只有你不敢卖没有我不敢收的，我只能骑着马找马喽。”大个儿数来宝般报出一大通收购种类。

近乎全民收藏的今天，想要淘弄点好东西真比登天还难，看大街小巷